

懷舊戲劇與集體記憶之關係探討—— 以外省人第二代收視《光陰的故事》為例

楊淑閔

<摘要>

2008 年收視率頗佳的八點檔連續劇《光陰的故事》，以五零年代本省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融合及眷村文化為背景，呈現出當時台灣眷村居民的生活境況。身為一個「外省人第三代」，對於《光陰的故事》所詮釋的眷村形象感觸良多，也因此對劇中聚焦的對象——外省人第二代的收視心理相當好奇，如此成功的懷舊戲劇傳遞了何種懷舊情緒？是否招喚起了他們的集體記憶？所產生的懷舊情緒為何？皆為本研究欲探討的內容。

本研究將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訪談三位曾完整收視連續劇《光陰的故事》的外省人第二代，出生年代約為民國 40 年至民國 50 年間，出生於台灣，成長於眷村，成年(18 歲)後才離開眷村獨自生活，三位皆來自不同地區的眷村以避免「眷村」形象的建構有誤。

本研究發現，外省人第二代對眷村生活最為懷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無私情感，這引發起的不只是懷舊，也有反思。另外，他們在收視時的心理會與一般觀眾較為不同，會以較為仔細而且帶有檢視的觀點來接收訊息。最後，《光陰的故事》喚起他們對於記憶的回顧，也強化了他們與他人所建構起來的共同記憶。

關鍵字：懷舊、集體記憶、外省人第二代

壹、前言

一個創作者最會講自己的故事，只有自己的故事是跟別人不一樣的，但這些溫馨感人故事，很能讓觀眾產生共鳴，就是因為背景、想法和心理狀態都差不多，《光陰》在這種情況下越走越紅。

——王偉忠，2009

在台灣，平均每七人就有一人跟眷村有關係。眷村是台灣近代史一個重要的文化，它就是台灣的本土文化之一，是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摘自亞洲週刊，童清峰，2009

羅蘭巴特曾提及：在普魯斯特的小說中，五種感官中有三種會導向回憶。(巴特，2002，p.172)。其中的「視覺」恐怕穩執「感官導向回憶」之牛耳。影像的眷村有可能成為被了解的首要途徑。當眷村被了解之後，自然就會被儲存於長期記憶區塊而歷久彌新。《光陰的故事》企圖重現四、五零年代台灣眷村生活，重新建構了眷村形象，以他高收視率所帶來的影響力，對眷村有了另一種不同的詮釋，在眷村一處處被破壞、改建的今日，引發起一股懷舊熱潮。

一、研究動機

研究者本身是一個外省人第三代，祖父母來自於廣東省湛江縣，父親則是「貨真價實」的外省人第二代，他在眷村長大、和父母以廣東話溝通、與本省人相處不融洽……等等，從小研究者就常聽父親說著在眷村成長的故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祖父還未過世前仍住在屏東的眷村裡，因此也算在眷村裡度過了二十個年頭，熟悉那樣的建築格局、熟悉這個族群的生活方式、熟悉特殊的飲食和語言，對「眷村」這個意象有著一份非常特殊的情感和記憶。

在大四那年的夏天，《光陰的故事》於中視播出，驚人的收視率著實在台灣掀起一陣風潮，喚起了許多四五年級生的懷舊情懷，身為「半個」在眷村長大的孩子，這部戲喚起了研究者對眷村的思念，雖然並未參與到劇中所敘述的那段時光，劇中的情節、景物等許多東西已造成不小的撼動。因此便想了解，一個時空背景都有相當距離的外省人第三代都如此深受感動，劇中主角所飾演的那群「眷村長大的孩子」又會有何不同的解讀？是否會有更深刻的感受？

二、研究問題

1. 《光陰的故事》傳遞了哪些懷舊情緒？
2. 外省人第二代看《光陰的故事》所產生的懷舊情緒為何？是否會以一種「檢

視」的態度觀看這部連續劇？

3. 《光陰的故事》是否招喚外省第二代的集體記憶？

貳、文獻探討

一、 集體記憶

台大城鄉所所長畢恆達認為：一株老樹、一口井、一面牆都承載個人與集體生活的記憶，它延續地方的歷史感，增加環境的自明性，也可以形塑社區的凝聚力。迪化街、三峽老街等地如何延續它的生命力，除了政治經濟勢力的角逐外，也關乎集體記憶的詮釋權。(2001, p.5) 眷村也是如此，此種聚落形態背後代表的是居民歷經戰亂，離鄉背井、顛沛流離來到台灣的複雜情感，也因此眷村裡的居民有更深厚的凝聚力，這個族群對於戰後光復的台灣、以及政治情勢的起落都有不可言喻的感觸，而對於眷村的結構、環境、一草一木也都建構成他們特有的集體記憶。

討論集體歷史記憶可以說是由 Maurice Halbwachs 所開啟的。主要論點為：人的歷史記憶是被建構的(constructed)，而且是依照個人、團體的利益或政治社會現實去建構。M. Halbwachs 認為集體記憶並非是天賦的，而是一種社會性建構的概念，因此也具備可改變的特質，且也不是某種神秘難測的集體心態：當集體記憶、在一群同質性團體中持續存在並不斷汲取作用力量之際，其實是作為團體成員的個體 (individuals as group members) 在做記憶。(Halbwachs 1992 : 48)

M. Halbwachs 在討論記憶時，區分出兩種不同類型的記憶(Coser, 1993 : 28-29)：「歷史性記憶」(historical)以及「自傳性記憶」(autobiographical)兩種記憶類型。「歷史性記憶」是透過書寫記錄以及其它實際的紀錄傳遞來影響到個人，集體的、儀式性的共同參與，則可以將過去的歷史重新顯現。而「自傳性記憶」則是那些過去個人親身經歷事件的記憶，以此加強參與者間的聯繫，當有類似經驗的人經常互動聯絡時，便能強化集體記憶的生成。

二、 懷舊

詹宏志曾言，我們所複製的並非時間，而是一種「時代感覺」——一組符號所喚起的時間記憶。越是變遷迅速，越是價值不明的環境之下，越可能產生強大的「懷舊」情愫來(詹宏志，1996)。懷舊(nostalgia)，念舊、懷念過去，由希臘文 nostos—「返家、返回祖國」以及 algia—「一種引起痛苦的狀態」二字組合而成，成為一種痛苦並渴望返回家鄉之情感(Davis, 1979 ; Holak & Havlena, 1991 ; 1992)。懷舊漸漸地可能分類為一種常見的情緒，如同喜愛、恐懼…等等，已非「症狀」而成為一種「狀態」名詞(Baker & Kennedy, 1994)。懷舊本指在外征戰的士兵因為思念故鄉而罹患的一種疾病，十九世紀時，因應現代化過程社會變動

所引發的人類心理反應，懷舊衍生新義，代表了對已消失事物或過往黃金時代的眷戀(Frijda, 1994；廖炳惠，2003)。

Hirsch(1992)認為這種情緒狀態是被建構在過去時代，並且藉由過去符號，企圖再創造所懷念的過去。而 Davis(1979)認為懷舊能夠使人們在面對人生轉捩點時，仍然可以保有自我認同感，肯定自我的來源。

Holak 和 Havlena(1992)則認為懷舊為一種來自過往經驗，這個經驗含有愉快與不愉快兩極化感受，且個體所回憶的過去，具有選擇性偏好，使得在今日普遍用來描述個體的心理特質，呈現出一種對過去的渴望或憧憬。而當一個人感到懷舊，似乎是苦樂參半(bittersweet)的特性，意義上與過去回憶相關，在情緒上則部分會感到悲傷；一部分感到快樂(Baker & Kennedy, 1994)。而 Jacoby(1985)將懷舊定義做為渴望過去、一種精神烏托邦的改編形式(Stern, 1992)，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懷舊使人在回首過去美好的同時，在心靈上有所依託。Goulding(2001)則論及，人們能夠從懷舊確認過去，包括人、地方或者事物，那些已經只能透過書籍才能經歷的時代，並且認為懷舊能夠透過自我過去最好的時期，把它編入當下的現實經歷。

Davis(1979)以懷舊的「深度」層次分類，Davis 認為，根據他至今所發展的懷舊定義，即在過去生活脈絡中一種正面的氣氛、消極負面的感覺喚起，有助於現今或即將發生的狀況。並認為人是一個反思的個體，處於一個環境之中也許引起他的懷舊反應，他不僅僅「作出反應」並且有時更進而「探究」、「解釋」它，因此顯示三種連續的懷舊層次反應邏輯系統：我感覺懷舊(I feel nostalgia)；我思考我感覺的懷舊(I reflect upon the nostalgia I feel)；我思考我感覺懷舊的反應(I reflect up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nostalgia I feel)等等，進而賦予三種懷舊層次之定義(Davis, 1979；p.17)

一、單純懷舊(simple nostalgia)

「單純懷舊」是主觀上(個人的)心態，大部份懷有非測試的(unexamined)信念：像是過去事物比現在「較好」的心態，也許會透露美好的過去與「不」吸引人的今日，兩種心態上的比較。簡而言之，對於過去屬於單純敘述回憶或想像，較為病態，是一種對當下的心理補償(Davis, 1979)。根據 Davis(1979)文本內容，許多屬於單純懷舊之個案，較為顯著的現象發現，訪談對象屬於感情豐富的敘述者，部分訪談敘述或私底下的言談會論及今日之頌揚明顯失去價值，一切難以形容的感覺、也是精神的價值或美德已流失的時期。

二、反思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

這個層次人們較為感傷，反省也較多，例如：「假如我回到那時間，我現在想像他們會是如何看待我？我會忘記所發生的不愉快的事物，為什麼它對我而言是這麼快樂的時光(Davis, 1979；p.22)？」這已不單單只是回憶或是想像過去，人們會開始提出一些質疑，並且延續第一層次的單純懷舊，將現代與過去做對照。

三、詮釋懷舊(interpreted nostalgia)

事件參與者在這個層級中探索、分析一些改變，使他感覺的懷舊具客觀性。他針對懷舊以分析為目的，問題涉及來源、形式特徵、意義以及心理目的。像是：為什麼我感覺到懷舊？對於我的過去、現在有什麼意義？懷舊對我或其他人及所居住的時代有什麼作用(Davis, 1979)？層級從反思進而分析，提出為什麼後，開始自我解讀詮釋，或是對過去做省思，進而改造未來的心態。

Davis(1979)根據研究訪談內容、報章、書籍整理以及懷舊現象蒐集發現，第一層級的單純懷舊比第二層級的反思懷舊更加頻繁被人們體驗，並且相反的，反思懷舊，更多被人們提出解釋，從單純的懷想過去，到自我深奧的哲學思考人與時間的接觸，懷舊擁有通俗化以及空洞不合邏輯的可能性，每項觀察、深度思考，並沒所謂哪一項懷舊層級較好或者層次較高，即使我們反思並進而納入詮釋，定義上比單純懷舊具有更加複雜的認知觀點。

三、 外省人

根據一般字典的解釋，世代是出生和生活在同一時代的群體，這群年齡相近的人具有相似的意見、問題、態度以及價值觀(引自陳麗華, 2005)。謝杏慧(1999)則指出，世代意指一群相同文化及社會勢力影響，且處於同一時代的人，具有高度的同質性且人數有限，而同質性源自於成長階段並共同經歷了重大事件及社會轉型之故。而「外省人」這個世代，正因其身處於大環境巨幅變動的時期，產生了特有的族群文化內涵，在台灣多元的族群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外省人」這個詞彙指的是從 1945 年 10 月至 1955 年 2 月的渡海遷台者。這個名詞早在國民政府遷台前，已經在中國民間使用多時。1945 年時，從大陸移民台灣者，當時亦被稱為「大陸人」，那時台灣才剛成為重回中國的一個新省分，因此，這些移民者自然也就被台灣人稱之為「大陸人」，以示與相對詞「台灣人/本島人」之對應。「大陸人」是台灣民間很普遍的稱法，「外省人」這個稱呼在當時則帶有些許官方色彩。因為，外省人本身並不會自稱「外省人」，而是以本身籍貫名之，如江蘇人、廣東人…等。雖然外省人的名稱在大陸已行之有時，但因台灣本身為一小島之故，「外省人」這個詞似乎更能說明這些遷徙者乃來自島外大陸之稱謂，用以特別強調台灣人與其他外來者之間「相異者」(other)的對立性。(引自高格孚, 2004)

外省人第二代是接續著「外省人」此一概念而來的，他們出生於台灣，父親或母親至少有一方是日治時期結束後隨政府播遷來台的軍人(眷)。外省人大多居住在政府發配的眷村裡，所以他們的子女便也生長在這個特殊的社區，與台灣本地人互動並不多，如朱天心的小說《未了》裡所述，剛開始上小學時，本地人聽說外省孩子精明且強悍，要求學校要將本省孩子和外省孩子分班上課。此外，這個世代的人受到自己父母親影響很大，因此，他們在文化、飲食、語言、生活習慣…等等，甚至是族群及國家認同，皆與台灣本地人有所差別。

相對於所謂「外省人」對於大時代深刻體會，對於外省人第二代而言，他們並沒有親身經歷這些歷史過程，他們腦海中相關的記憶都是父執輩建構出來的，所以他們所具有的其實是不真實的幻象，與他們之間並沒有情感上的直接連結，但還是內化為他們意識型態中的認同(引自陳國偉，2007；p.272)。

叁、研究方法

一、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做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實際深入了解目標收視群的接收情形，再由受訪者所提出的內容配合該劇做細部的文本分析。訪談對象即設定在三位曾經收視連續劇《光陰的故事》的外省人第二代，出生年代約為民國 40 年至民國 50 年間，出生於台灣，成長於眷村，成年(18 歲)後才離開眷村獨自生活。三位受訪者皆來自不同地區的眷村，可避免「眷村」形象的建構有誤。下表為受訪者個別的背景資料：

受訪者	出生年次	父親祖籍	母親祖籍	現居於	眷村位於	居住年數
T 女士	41	河北	河南	永和	板橋 壽德新村	26 年
Y 女士	48	河南	湖北	新店	新竹 中興新村	21 年
L 女士	50	湖南	台灣	樹林	大直 海總眷村	25 年

訪談進行中，由研究者提出問題，受訪者針對自身經驗來口述內容，並繕打成逐字稿做為分析文本。分析時會分別朝向受訪者共同經驗、戲劇與集體記憶相關性、以及受訪時情緒表達，三個面向去探討。受訪者共同經驗為歸納三位受訪對象不約而同提及的話題或物件，可做為外省人第二代共同記憶的內涵；戲劇與集體記憶相關性則是加入對於《光陰的故事》內特殊的場景與情節的文本分析，試圖找出此劇所表達的懷舊情緒；受訪時情緒表達亦為本研究重要的一個環節，對於懷舊的概念探討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肆、懷舊戲劇與集體記憶

懷舊是一種由物品、場景、以及各種感官交互影響所引起的渴望情緒，具有特殊意義的物件會刺激人們的懷舊情緒，人們常會藉由擁有具特殊意義的物件來

建構並維持過去的感受(Gordon, 1986; Cybart, 1988)。《光陰的故事》中便大量使用陳舊、有殘破感的道具和場景來營造一種「做舊感」，並與眷村形象有所關連。本節要探討的就是這些喚起外省人第二代的懷舊情緒的元素以及是如何營造出懷舊氛圍。

一、《光陰的故事》與眷村文化

根據三位受訪者的談話內容，可發現《光陰的故事》劇中所安排的眷村內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劇情，是最能引起共鳴的：

Y女士：「還是說人，人跟人之間的那個…我覺得最主要是人跟人之間，很像，非常像！我們眷村那樣子，大家很熱心，互相照顧，即使不是親人，沒有血緣關係，大家非常互相照顧，那是我覺得最主要的一點(笑)。」

Y女士：「就是那個屋子的圍牆，可能這邊有發生什麼事情，隔壁就聽得到。還有比較常講的就是說，就是…大家都不分彼此，然後就是有事情就大家幫忙，然後…小孩子如果被打的話，隔壁鄰居趕快就跑來救援(大笑)，對這樣子對！因為很近嘛！這樣連棟的隔壁要發生什麼事情就都聽得到，鄰居們都會快跑去看，發生什麼事情了趕快來幫忙。」

研究者：「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特點？」

Y女士：「欸對對，很特別，像我們這邊的話，大概出了什麼事情也不會有有人出來去關心妳…」

T女士：「就是蠻團結的啊！大家可能一路上會鬥來鬥去，但是真的有什麼事情都一定會互相幫忙。孩子跟孩子們之間的團結也是，對對對，就是彼此之間的那種感情啦！」

L女士：「因為整個時代的背景不一樣啊！我們那時候的環境其實都蠻…蠻單純的。然後…不像現在，有很多事情根本不會去煩惱到，生活過得很單純啦！大小朋友都玩在一起，對，因為在我們眷村裡面，平均一戶都有四個小孩子，所以最大的大概有到…到國中的，最小的可能幼稚園，放學回家就是聚在廣場，在地上畫格子過五關啊！」

三位受訪者的回應呼應了 Davis 所提出的第二層次反思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人們之所以會懷念過去，常是因為對現狀不滿或感到疏離(alienation)，潛意識心裡認同過去的時光比現在美好。受訪者在收視時知覺到某場景的一瞬間，在腦海中觸發了聯想和回憶，並與此時此刻所處的環境相比較，進而引發了反思懷舊的情緒。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元素，則是「食物」這個在戲劇或是現實生活中都不可或缺的區塊，飲食參與了歷史經驗的創造與延續，食物伴隨著人對事物的記憶，便

能夠為這特殊的經驗加以註記(鍾怡雯，1999)。受訪者 Y 女士提及，「食物」是眷村形象建構中頗為必要的，但她認為，在《光陰的故事》中並沒有成為一個呈現眷村文化的重點，這是非常可惜的。

Y 女士：「其實他還少了一些眷村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沒有，對…就只有水餃吧！只有水餃那個部分，所以在食物方面的著墨並不是很多，但事實上，眷村因為來自不同省籍的媽媽們喔，像我媽媽她是南方人是吃米的喔，她都不習慣吃麵食，但爸爸是北方人喜歡麵食，所以媽媽有時候就為了要做給爸爸吃去跟那個山東籍的媽媽去學，做水餃啦或是做餅啊之類的，眷村的食物就因為這樣是非常多元非常豐富的。」

由 Y 女士的例子可以了解食物之於眷村的確具有特殊意義，T 女士及 L 女士雖然沒有提出該劇有不足之處，但對食物與眷村文化的關連性亦頗為強調，她們不約而同地提到眷村房舍的院子裡，經常會出現的「曬臘肉」景象。

T 女士：「他們有一個場景就是讓我感覺到…他們家掛的那個臘肉跟香腸，那個是我們每一家，每一年快過年的時候都會有的場景，對！」

L 女士：「因為母親是台灣人，父親就會自己做一些家鄉菜，尤其他最愛做那個…臘腸臘肉之類的，我們家有鍋爐可以燻，但現在沒有那種設備，就都沒有了。」

眷村居民們帶來的是他們原鄉的特殊風味，在眷村裡成為一種特有的飲食風格，味覺的確能成為另一種喚起人們懷舊情緒的媒介，如白先勇在自選集中曾提到：「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處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鄉愁引起原始性的飢渴，填不飽的……」食物誘使人們去塑造出凝聚彼此的共同記憶，因而人們得已透過記憶去形塑他的味覺經驗。

在影像呈現中，食物便可成為一種符碼，對於食物的相關儀式或日常活動當中所透露出關於家庭記憶、族群歷史、文化規範的意涵，便有助於理解集體意識與集體認同的屬性，《光陰的故事》中，對於「吃水餃」時的描繪與「掛臘肉」的呈現都是引起三位受訪者懷舊情緒的刺點。

二、外省人第二代的觀看

本研究假設，外省人第二代由於經歷了《光陰的故事》中所描繪的時期，他們在收視時會產生一種「檢視」的心態：

Y 女士：「多多少少會…會會會！因為妳在看這齣戲的時候…因為，因為他是說眷村的文化嘛！妳又是在那邊成長的，當然多多少少就會…『耶？那跟

我…就是人跟人交談之間的語氣阿』，會覺得…喔，滿像的。阿不然就是說，像我們說，就隔壁隔了一道牆對不對？隔壁有聲音了，一聽到了就趕快過去啦，或是越過牆頭阿，對，這些妳就會覺得，『欸，很像啊』（笑）！應該是會，會用那種眼光去…會看會看！」

L女士：「會！因為好奇啊！因為我們成長的環境…就像妳講的，我們那個村子是很單純的，但也會有南部村子搬上來的，然後就也會好奇別的村子是怎麼過的？可是我是覺得那個…可能編劇吧！它可能是南部的，但還是蠻單純的，我在想如果編劇他自己就是眷村的他可能提供的元素會更多。」

由此可知，三位受訪者皆會在收看與自身相關性高的節目時，因相關經驗豐富，切身性高，會產生了「檢視」的觀點切入。此外，受訪者也普遍認為，該劇的高收視率會影響大眾對眷村形象的建構，如Y女士便非常認同其所形塑出來的內涵：

研究者：「所以您覺得他做得不錯這樣？」

Y女士：「對對對，蠻能認同的！」

但T女士反而認為，該劇對眷村的形象還不夠全面，觀眾所接收到的是特意建構出來的正面訊息，這樣的檢視態度比起內容是更深一層的思考：

T女士：「有，我覺得…他把眷村描述得太正面了，把負面都藏起來，沒有演出那一面，眷村不全然是這個樣子的。」

三、 共同記憶的召喚

王明珂也在《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中曾提及，個人的記憶絕大多數來自於社會生活，也就是與他人的社會活動中被共同記憶起，或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中重建，符合個人的社會身分認同；而個人在社會活動中獲得與建立記憶的同時，也與其他社會成員共同保存、回憶、創造「社會記憶」。由此可知，集體記憶不同於個體的心理過程，它是社會性的，不可能孤立存在。《光陰的故事》講出了這個族群獨有的社會、文化、物件、情感等架構，都是有相關經歷的人會有的共同經驗。在M. Halbwachs所提出的記憶類型中，「自傳性記憶」提出：當有類似經驗的人經常互動聯絡時，便能強化集體記憶的生成。

Y女士：「我覺得很有可能就是因為《光陰的故事》會讓我們眷村第二代的，會重新聚在一塊！對！我覺得就是因為…要不然的話大家都各忙各的誰會

想到？會因為《光陰的故事》這齣戲來喚起他們，童年的那些伙伴、好朋友、鄰居，啊他們會想說：那就聚一聚、敘敘舊。

研究者：「您有這樣的想法？」

Y女士：「我覺得應該是因為這個，因為這之前…那麼多年，十幾年了大家都沒有感覺，為什麼現在…就在結束了之後，大家才聚在一塊？我覺得是受了《光陰的故事》的影響。」

Y女士所指的這群「同伴」，在收看了《光陰的故事》後被召喚起眷村生活的回憶，進而產生了要聚首的念頭，在共同的經驗、話題的交流間，更加鞏固了他們所建立的集體記憶。

除了Y女士的案例，《光陰的故事》讓L女士回想到自己的成長時光，隨著劇中的情節與場景一一巡視：

L女士：就把以前在家裡的那些照片，全部把它掃描，然後存到電腦裡面去。

研究者：以前沒想過？

L女士：沒有，看完突然就想到，覺得可以再看一看，嗯，而且要好好保存。

伍、結論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法對三位成長於眷村的外省人第二代女性，主要針對《光陰的故事》與她們產生的懷舊情緒有何關聯。研究發現，身為一個外省人第二代，對眷村生活最為懷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無私情感，《光陰的故事》對此亦著墨許多，因此引發起她們的不只是懷舊，也有反思，一種對於過去時光的懷念之外，對現實社會的冷漠與複雜亦參雜在懷舊情緒中。

此外，研究也發現，由於外省人第二代為劇中所主要描繪的世代，她們在收視時的心理會與一般觀眾較為不同，是以較為仔細而且帶有檢視的觀點來接收訊息，並會在收視過程中不斷與自身經驗重疊、對照。

最後，關於《光陰的故事》對她們的集體記憶的召喚，因其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文化、情感背景，喚起三位受訪者對於記憶的回顧，並藉此更強化了她們與他人所建構起來的共同記憶。

陸、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欲探究懷舊戲劇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以《光陰的故事》做為單一文本，難免陷入過於狹隘的困境。然真正的限制在於文本的選取須考慮到該文本的收視率，因本研究是聚焦於閱聽眾的接收分析，在設定研究素材時便要參考其

在現實社會中對觀眾所造成的影響是否足以支撐整體研究內涵。例如《光陰的故事》的續集《閃亮的日子》，內容便轉為敘述六零年代台灣本省人的成長故事，然收視率並不如《光陰的故事》來得亮眼，未造成廣大的迴響，引起的討論不夠熱烈，較為缺少研究的效度。因此，未來若可將這份研究做更深入的探討，必須選擇影響力較深的文本，文本可不必限制於電視劇，若能加入電影、唱片等流行文化產物作綜觀性的比較分析，便能對懷舊情緒的探討有更高一層的了解。

另外一方面，研究者原本預計收集男女樣本各三名，但最後發現要找尋符合條件的男性樣本並不容易。原因可能是收視連續劇的男性觀眾的比例不高、男性比較不願接受訪問等。未來若要進行相關研究，應致力於尋求男性受訪者，以求觀點的全面性，不至於過度偏頗。

柒、參考資料

一、中文書籍

朱天心，〈未了〉，台北：聯合文學，2001。

王志弘、徐佳玲、方淑惠譯，Crang, M 著，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

高格孚，〈風格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文化，2004。

國立編譯館主編，陳國偉著，〈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台北：五南，2007。

冼懿穎，〈懷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記憶有一座宮殿》，2005。

二、參考論文

翁秀琪，〈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新聞學研究 68 期，頁 117-149，2001。

謝杏慧，〈公務人員世代差異對政府再造計畫之認知研究－以台北市及高雄市政府為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孫立梅，〈外省人的「家」：多義的記憶與移動的認同〉，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孫鴻業，〈污名、自我、與歷史：台灣外省人第二代的身分與認同〉，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陳麗華，〈不同世代媒體消費行為與生活型態之研究—以 2005 年東方消費行銷資料庫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2005。

李俊賢，〈空城記 • 憶—從眷村影像符碼看一個世代的結束〉，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碩士技術報告，2005。

周怡岑，〈探索不同世代於懷舊空間之情感詮釋〉，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吳佳玲，〈品味中國菜：華語飲食電影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吳靖雯，〈懷舊圖像的消費—以小草藝術學院明信片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林欣穎，〈當記憶做為一種新聞文本—以新聞雜誌節目『福爾摩沙事件簿』為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三、 英文文獻

Baker, S. M., & Kennedy, P. F. (1994). Death by Nostalgia: A Diagnosis of Context-specific Cases. *Advance in Consumer Research*, 21, 169-174.

Davis, F. (1979). *Yearning for Yesterday: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Free Press.

Holak, S. L., & Havlena, W. J. (1991). The Good Old Days: Observations on Nostalgia and Its Role in Consumer Behavior.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8,

323-329.

Holak, S. L., & Havlena, W. J. (1992). Nostalgi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mes and Emotions in the Nostalgic Experience. *Advance in Consumer Research*, 19, 380-387

Stern, B. B. (1992). Nostalgia in Advertising Text: Romancing the Past. *Advance in Consumer Research*, 19, 388-389.

Goulding, C. (2001). Romancing the past: Heritage visiting and the nostalgic consumer. *Psychology & Marketing*, 18 (6), 565-592.

Hirsch, A. R. (1992). Nostalgia: A Neuropsychiatric Understanding. In *Consumer Research*, 19, 390-395.

Corcuff, Stephane 2000. Identity Question in Taiwan (1988-1997).

Maurice Halbwachs,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trans. By Lewis A.Cos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stalgic Dra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 by a Case of “Story of Time”

Shu-Min Yang

Abstract

The famous prime time drama which was presented in 2008 — Story of Time, was telling a story that focused on the culture of the Mainlander. As a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Mainlander, the author was deeply touched by the scene it constructed. As a result, I'm really curious about how the secondary generations of the Mainlander feel? What kind of the nostalgic feelings does the drama send? How about their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author had interviewed three women who had watched the drama completely. They were born in Taiwan in 1950s~1960s, and they grew up in the military personnel and dependent's quarters. All of them are from different districts of Taiwan.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ey care about. It can not only make them get the nostalgic feelings, but get reflection of life. Secondly, they would be much more careful to view how the drama constructed the content. Lastly, this drama made them review the past, and it strengthen the collective memory they have.

Keywords : nostalgia、collective memory、the secondary generations of the Mainlander